

大纪元

鹧音婉转成绝响——评剧名旦的文革厄运



评剧名旦小白玉霜。（网路图片）

更新: 2017-02-12 4:10 PM 标签: [小白玉霜](#), [文革迫害](#), [评剧](#), [整风](#)

【大纪元2017年02月08日讯】（大纪元记者叶蓁报导）一个顶着养母光环出道的梨园弟子，一个终其一生没有专属艺名的传统戏曲家，一个将白派唱腔发扬光大的评剧名旦——她就是颇具传奇色彩的名伶小白玉霜。才华横溢却红颜薄命，45岁时她悲惨离世，让那绕梁之音终成绝响。

小白玉霜，本名李再雯，沿袭评剧白派创始人白玉霜的名号登上戏坛，少年时便成为一代名旦。拥有寓意纯洁美好的名号，却抵不住中共“改造”与“打压”传统文艺的一次次运动，最终，她落入“无瑕白玉遭泥陷”的文革厄运，留给后人“霜重鼓寒声不起”的无尽叹惋。



评剧名旦小白玉霜。（网路图片）

临危受命，青出于蓝

与大部分成名的戏曲家相似，小白玉霜也有着贫苦悲惨的身世，5岁时随父逃荒到北京，因家贫被卖给李家班的白玉霜做养女。10几岁时，她得到戏班的彩旦李文质启蒙，打下唱戏基础，13岁就登台为养母唱配角搭戏，逐步掌握白玉霜的唱腔和表演风格。

在小白玉霜16岁时，李家班转至上海表演，因白玉霜的出走，戏班的广告上便意外添上“小白玉霜”的名号。原来班主为摆脱困境，硬把她推上舞台，挑梁唱主角。在上海唱戏，演员们必须每天两场戏，场场换戏码，这就苦了只会《玉堂春》等几部戏的小白玉霜。

在戏班老前辈的帮助下，她玩命练习，每天“硬吞”两部大戏，再于次日上演。如此坚持了两三个月，小白玉霜帮助戏班渡过难关，完成旅沪演出；自己也学会了四十多部大戏，逐渐打响名号。

就在小白玉霜初露锋芒时，白玉霜回来了。为了不与养母争戏，她在继承白派唱腔的基础上，努力探寻适合自己的戏路。她受到程砚秋依据嗓音特点创立“程派”京剧的启发，认真比较她和白玉霜的声音特点，发扬白派咬字狠、发音准的优势，善用丹田气塑造出含蓄悠远的唱腔。她在演技上也与白玉霜有别，不求外放，注重以情动人。

几年下来，小白玉霜形成韵味醇厚的演唱特色和朴素淡雅的表演风格。在白玉霜病故后，她正式成为白派继承人，凭借多年学戏的功夫，成功表演《秦香莲》《杜十娘》等多部传统剧，在京津一带久负盛名。

评剧在定名之初，就被赋予“评古论今”的意味，具有歌咏时事、反映民生的文化意义。然而自中共篡权于大陆，评剧与其他文艺活动变成为中共歌功颂德的的工具。1951年，周恩来签署《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》，提出“改戏、改人、改制”的方针，传统戏曲的内容与价值逐渐流失，小白玉霜等一批戏曲家也难逃“改造”命运。



小白玉霜戏装扮相。（网路图片）

欲加之罪，厄运征兆

起初，小白玉霜受到中共谎言的蒙蔽，以爱党为爱国，积极响应中共号召，投身戏曲改革工作。1950年，她率先成立“新中华评剧工作团”，排演《兄妹开荒》《农民泪》等现代评

剧，推动“现代戏”的发展。1955年，中国评剧院成立，小白玉霜作为首席主演，更是支持传统戏与改编戏“并举”。期间，她还多次奔赴朝鲜、广西、福建等地参加劳军演出。

1956年，小白玉霜被中共吸纳入党。体制内的评剧名旦并未感受到“党”的温暖，却时常因为不坚定的“政治立场”陷入尴尬境地。这种情况在“[整风鸣放](#)”时期尤为明显。

她在包头、呼和浩特一带巡演时，奉命视察戏剧界的工作，收集意见，“帮助党[整风](#)”。在她召集的座谈会上，因有人言辞激烈，她就被扣上“在基层煽风点火”的帽子。朋友在她家闲谈，因谈到“京剧界可以有梅尚程荀的剧团，评剧界为什么不能有白剧团、喜剧团……”她又被说成是“向党夺权”“闹分裂”。

小白玉霜到底是戏曲家，为了更好发扬白派评剧，她不愿为“配合任务”去排演缺乏艺术价值的“政治戏”，并希望排演过的新戏能够吸取以往教训，成为经典保留下来。也许她还未想通，中共专制下的改编戏为其扭曲的意识形态服务，与传统戏的精神背道而驰，根本无法产生真正的艺术性。

为艺术负责的小白玉霜，却成为当局眼中“右倾保守”的异己分子。渐渐地，她上台的机会越来越少。在后来接到的几个现代戏中，她认为自己的年龄、气质与角色相去甚远，便试图与领导沟通，竟被视作“反对现代戏，不服从组织安排”的表现。一时间，误解、流言压得她透不过气，小白玉霜在国营剧团里，越发感到困惑与无助。

在1963、1964年间，小白玉霜在一次演出现代戏之前，与同事发生口角而哭哑嗓子，导致无法登台，只能临时找别人顶替。“小白玉霜罢演现代戏”的说法在剧团沸沸扬扬传开，让她百口莫辩。终于在1964年，中共对她做出开除党籍的决定，小白玉霜的舞台生涯随之终结。

现实的打击似乎并没有让她清醒，她在“决定”文件上签字时，仍流露出对中共的幻想：“我愿意在党的直接教育下提高自己。但说我反对党的领导，反对文艺方针，我觉得委屈……”



小白玉霜（右）在评剧《杜十娘》中的剧照。（网路图片）

造反浩劫，香消玉殒

1966年，文革风暴席卷全国，几年前那些莫须有的罪名，让小白玉霜不可避免地成为造反派的“革命对象”。“旧班主”“黑线人物”“反动学术权威”“漏网右派”等政治罪名一股脑扣到她头上；造反派闯入她家，砸毁所有陈设；8月26日，她更与其他被批斗者一同下跪，接受造反派的毒打；她又被赶到“牛棚”，接受管制。

文革中，她很多时间在剧院的“牛棚”度过，每天机械地报到，“早请示，晚汇报，背语录，读文件”，还要完成劳动指标。由于她在劳作时受伤，造反派不仅训斥她“吃惯了剥削饭，人懒手又笨”，更用藤棍抽她的脚腕。那时小白玉霜全身浮肿，腿脚的皮肤肿得发亮，棍子抽一下就是一道深沟。人人见之发怵，却都不敢上前阻止。

造反派还逼她承认“整风鸣放”期间的罪行，说她向党进攻，罢演现代戏，更说她1952年赴朝鲜演出《秦香莲》，是“贩卖封资修黑货”“故意瓦解军心”“破坏抗美援朝”的罪行。可怜小白玉霜至此仍对中共抱有幻想，认为“党”不会冤枉好人，是非黑白早晚会弄清楚。因而她只承认缺点错误，坚决否认有罪。

小白玉霜耿直的行为，换来中共变本加厉的进攻。家里多次遭洗劫，多年攒下的积蓄被洗劫一空，丈夫也顶不住压力与她离婚。1967年12月16日，文革小组的“头面人物”戚本禹在

一次讲话中公开污蔑：“马连良、小白玉霜是反革命。”在黑白颠倒的年代，当权者的一言可定生死，“反革命”的罪名粉碎了小白玉霜对生活的所有希望。

经过两个不眠之夜，她感到心力交瘁，最终在12月17日，一个寒冷萧瑟的冬夜，她服下安眠药自杀。次日上午，造反派闯入她家，准备揪她去批斗，却发现她已奄奄一息。“黑帮分子，不予治疗。”她被送进医院抢救时，一个傅姓医生在其病例中贴了这样一张字条，彻底宣告她的死亡。

1967年12月21日凌晨，小白玉霜停止了呼吸，离开了让她受尽屈辱与苦难的世界。去世后，人们发现她留下四封绝笔信，分别写给领导、女儿、邻居，言辞中充满了对中共“感恩戴德”的思想。很难说小白玉霜至死都未看透中共的真面目，也许她只是为了减轻自杀造成的“反党”罪行，让女儿少受牵连，才违心地写下那些溢美之词。

在她左手心，还留有一段倔强愤怒的遗字：“我文化水平低，没革命理论，XXX你害不了我，叫你看看我是什么人。”

1978底，中共为小白玉霜平反；1979年为她举行追悼会；1986年撤销开除其党籍的决定，利用她的身后声名继续为政权效力。可叹幽幽芳魂离世19载，终究没有逃脱中共魔爪，再次被打上共产烙印。

在疯癫倒错的文革时代，一代评剧大家的生命与风骨，一同被革命之火燃成灰烬。曲终人未散，小白玉霜留给后人的，除了仅有的几段老戏遗珍外，更应有对历史的反思与今日的警醒。

参考资料：

小白玉霜传，张慧，曹其敏，中国戏剧出版社，1988年。

责任编辑：高义

